

蘇北的鬥爭運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7509B



鬥爭運動目次

甲 寫在前面

乙 瘋狂的運動

- 一、倒租倒息運動
- 二、獻田運動
- 三、挽留新四軍運動
- 四、檢奸運動
- 五、三獻運動
- 六、賑災（借糧）運動
- 七、獻身運動
- 八、反貞操運動
- 九、參軍運動

丙 淒厲的鬥爭

- 一、佃主鬥爭
- 二、勞資鬥爭
- 三、報復鬥爭
- 四、反封建鬥爭



- 五、反惡霸鬥爭
- 六、反奸反偽化鬥爭
- 七、三資鬥爭
- 八、經濟鬥爭
- 九、思想鬥爭
- 十、流血鬥爭
- 一一、無理鬥爭
- 一二、節食鬥爭
- 一三、親屬鬥爭
- 一四、反鬥爭
- 一五、鬥爭的變態
- 一六、鬥爭的黑幕
- 一七、鬥爭的反應

丁 公審下的妻情慘影

- 一、弔起來打
- 二、抱粗腿
- 三、舐油屁眼
- 四、捆元寶



- 五、 搨粽子
- 六、 做烏龜
- 七、 當馬騎
- 八、 肉墊子
- 九、 上高台
- 一〇、 禽鳴獸叫
- 一一、 玩猴子
- 一二、 坐磚
- 一三、 去迷氣
- 一四、 吃大麵條
- 一五、 望中央
- 一六、 假剝皮
- 一七、 泥餓——打滾
- 一八、 吹牛
- 一九、 拖地雷
- 二〇、 暑天晒，冷天凍
- 二一、 凄絕的死刑
- 二二、 亂刀分尸
- 二三、 活埋



二四、腰斬

二五、五牛分尸

二六、火燒

二七、火缸

二八、風刑

戊 附 錄

共產黨怎樣大胆放手發動懲奸運動

己 後 記



甲、寫在前面

共產黨爲着根絕封建的潛勢力，摧毀社會制度，加強破壞力量，鞏固侵佔陣地，鍛鍊及選拔下級幹部，在黨的決策下，「整頓三風」以後，便高喊着「大胆放手，發動民衆」的「民主」口號來，雷厲風行的發動鬥爭，演成了空前未有的慘酷的暴民政治。

蘇北鬥爭的總的佈置，由華中政治分局及地委，縣委，支部，逐級分派曾經受過訓練的幹部，深入縣區鄉村，發動鬥爭，領導鬥爭。在鬥爭發動之前，對於羣衆情緒意志未能把握住其決定性以前，常發動種種運動作鬥爭的前導。發動鬥爭時候，更另派意志堅決能力優越的武裝幹部協助縣區鄉村執行鬥爭，以補助鄉村鬥爭之不徹底，因此，整個的共產黨侵佔區的鬥爭洪流，泛濫洶湧。每個鄉村的角落裏，都浮現出騷動後的一付慘象。

在共產黨的口號下和鬥爭的過程中，各項運動和各項鬥爭，雖然日新月異，名稱繁多，而其運用的方式，所生的作用，並沒有什麼改變。

乙、瘋狂殘暴的運動

一、倒租倒息運動

共產黨規定佃農納租，無論其爲糧租或錢租，不得超過二五減租以上。即田主所得不得超過三二五，佃農不得少於六七五；貸款利息不得多於百分之一五，過此，即須按年累進倒還。

共產黨積極策動倒租倒息運動，就各村莊組成若干小組，每組三五十人不等，派有政工人員參加；前排導以鑼鼓，分向各業主清算近年繳納之租稻租金或已償還之息金。每至一戶，首由政工人員聲

明業主無發言權，頓時鑼鼓喧天，人聲嘈雜，索取所倒租息，不達目的不止。如業主不遵，立時以麻繩網綁，遊行示衆。到處鼓勵舉行，並謂不舉行倒租倒息之村莊，是烏龜村莊，舉行倒租倒息之村莊，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前進村莊。全境騷然。業主無法償還，憂傷過度，因而死亡者甚多，其餘多紛紛逃亡，甘作流離之難民。

二、獻田運動

在民國三十年左右，獻田運動，盛行於淮海一帶。起初，幹部份子對田主作甘言的勸誘，利害的恫嚇，並由農救會的龐大運動作嚴重的表示，促田主以部份的或全部的田地，送給公家。灌雲吳月波漣水朱一葦，以身作則，最先獻田。在「開明」「前進」的恭維口號下，得有種種優待，因此，擁有多地的田主，遂風起雲湧的向共產政府獻田。

三、挽留新四軍運動

新四軍乘着日人投降國軍未到達收復地區以前，收繳中央地方部隊及侵佔中央地區很多。待停戰協定頒布以後，共軍仍繼續侵佔。後來因協商會調查小組即將到達蘇北，深恐自己的蠻橫真像一旦暴露，使其撤至指定地區；乃發動「挽留新四軍運動」，強迫侵佔區內人民在白紙上加捺指印，以便呈送調查小組挽留新四軍不要他調。

另一方式，在新四軍控制下的通如啓海地區，強迫農民仇視國軍，捏造國軍在接壤區的罪惡，如：強奸六十歲老姑和十二歲的幼女，拉丁當兵，捆打鄉保長，高價托貨等等，並由幹部份子領導農民向調查小組控告國軍，事前布置；調查小組若由陸路經過，則各人手持線香，攔車跪倒，頂狀哭訴；在水路則用小船若干隻，揚旗阻隔河道，控訴國軍惡行，請執行小組准將共軍暫不調開，十八個月後再說。

四、檢奸運動

共產黨對國民黨員及中央工作人員稱爲「國特」；傾向中央不爲所用者；稱爲「頑固」；思想陳腐反對共產黨作風者，稱爲「冬烘」；曾經參加敵僞工作者，稱爲「政奸」；總括說來，凡思想行爲反對共黨者，統稱爲奸，在肅奸以前，乃厲行檢奸運動。所謂檢奸運動，每保最少須檢出一人，決於六週內肅清，重則處以死刑，輕則驅逐出境；務使境內無一「反民主」之叛徒。並嚴厲執行斷綫工作，即對於在中央服務人員及流亡中央地區人員的家屬，重則拘捕，輕則故意縱其逃亡出境，杜絕間諜作用，並使流亡人士接濟中斷。

五、三獻運動

「要得不鬥爭，趕快獻金銀，」這是在共產黨佔區「三獻運動」發動以後的普遍的民謠，所謂「三獻運動」，就是「獻金」「獻銀」「獻食糧」鎮市人民以獻金獻銀爲主，鄉村人民以獻食糧爲主，如不自動獻助，經檢舉或控訴時，立即發動鬥爭，嚴重科罰，或沒收其全部財產。

六、振災（借糧）運動

共產黨在高喊「四十五天不民主」的口號下，立即策動愚妄之徒，進行借糧運動，美其名曰「貧富互助」，實行強取豪奪，廣大羣衆在敲鑼擊鼓的聲勢中，遊食各戶，凡不是幹部而稍可糊口的人家，均爲其聚食對象，由指導員率領大批貧民，磨集於存有食糧之戶，無條件的炊食，名曰「吃光隊」，又稱「麻雀會」，被吃之戶，糧盡後，復裹脅參加，鄉里騷然，另指定有產人家捐助食糧若干，作放賬之用，並獎勵檢舉食糧辦法，經檢舉查明屬實者，以三成充賞，立即發動鬥爭。

七、獻身運動

共產黨對於已訂婚的成年女子，令其迅速結婚，如不結婚，則強迫其尋找幹部做對象，無疑的，

對於未訂婚的成年女子，採取同樣辦法，若無適當人選，則由幹部自動要求與該未婚女子結婚，尤其對於過去具有封建勢力的女子，官宦之女，地主之女，嚴厲執行，決不稍縱，但只能臨時苟合，不得即時結婚，同時在苟合之後，須要担任工作，至相當時間，認為成績優良，才准許結婚，至於小資產階級以下的女子，經幹部要求後，即可立時結婚。

以上未婚女子若不願與幹部結婚，則加罪其父兄，輕則拘禁罰糧罰金，重則處以死刑，若仍不願與幹部結婚，則實行逼奸，又如該未婚女子，被逼自殺，其父兄立即處以死刑。

八、反貞操運動

共產黨為爭取青年男女的同情心，在黨的決策下，提出了反對舊禮教廢除正常婚姻制度的口號。同時，對於青年女子採用誘騙勸導方式，使其担任婦運宣傳慰勞等工作，在這種場合裏更高唱其廢除貞操觀念，獎勵寡廉鮮恥的理論，於是一般淺識的青年男女，莫不為之心動而死心蹋地的追隨着，社會上原有的婚姻制度，遂完全推翻男女苟合比苗人跳月的習俗，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跳月」者，還要受到時間的限制，他們却要合就沒有受到時間限制呀。

由這反貞操運動，產生了關於青年男女性的坦白大會，就是普通坦白大會的一種。掌握坦白大會的幹部份子，命令已婚的和未婚的男女，各各登台，坦白的說明共姘識了若干人？對象的姓名是什麼？怎樣姘識的？共奸宿若干次數？說過那些膩心的情話？猥褻，醜態，不堪入耳！致使為丈夫的，憤不欲生而自動參軍，為妻子必儘量姘人以求報復。

關於嬌婦處女，更須坦白說明，其間經過情形，要得說格外細膩詳盡，才算坦白！

以上男女，如果狃狃不願坦白說出，旁邊自有人替他代表坦白，敘述經過：如自動坦白有隱匿的地方，旁邊自有人替他補充，不過犯了上項不誠懇坦白的毛病，立時將男女對象脫去上下衣服，臉對

臉的捆在一起，任人觀看，坦白說實話的人，倒受到大眾的擁護，因此，這無恥的坦白的狂潮，吞沒了整個的嚴肅的社會，社會上橫衝直撞着的都是些赤身露體的妖魔鬼怪。

九、參軍運動

參軍運動開始，廣大的社會裏，充滿了掛書包（公文袋）的政工人員，每一個角落，每一戶人家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宣傳着，誇耀着，參軍是受到一般人的尊重，可以任意報復，可以復仇殺人，可以強佔婦女，可以侵佔財物，只要你心中有願望，就可以很快的達成，就這樣的大吹起來。

這種物質慾，佔有慾以及肉感慾，透入了每個僥倖成性心地不光明的份子的心坎裏去，應充參軍了，立時，請到鄉長家中，大魚大肉大酒，吃喝了一陣，直待酒醉肴飽，方才乘上預先準備好了的馬或驢，並由地方最有聲望的紳士，替他牽着，由後而廣大的羣衆歡送着，鑼鼓敲着，鞭炮放着，醉薰薰的參軍者，這時，真是氣豪神爽，莫可一世，毅然的去，——却沒瞧着倚着門巷翹首飲泣的親人，——他的父，母，和妻子。

當宣傳參軍時候，假如你隨便說了一句，「我也能參軍嗎？」那末，政工人員立刻回答你，「好極了」，立刻把你簇擁着走了，這時，你如果說「我是問話」，「我沒有決定」，那簡直是白說，你強硬拒絕時，他會立刻將你綁起來。對於家人的哭泣只默許在黑暗的角落裏，被人看見了，或由嘴裏吐出不願意的話，魔頭星會立刻飛到頭上。

參軍運動，這樣的僅實行了一個很短時期，因為人民清晰了他們的作風，都緘口不言，變成啞子了。

共產黨對於誘騙參軍，既遇到了暗礁，馬上轉換了他的作風，改爲選舉方式，除年齡不合以及殘廢者外，無論其爲獨子或全家賴以謀生的壯丁，全有被選舉的資格，以是在開參軍大會時，到會人民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特別的多，選舉之前，照例的開了五分鐘有無自願參軍的話，當然這是不着實際的廢話了，至於選舉的方式，鄉村幹部已早佈置妥當，宣佈選舉時候，每一個鄉村都有人很敏捷的口頭提出，很敏捷的通過，所謂通過者，只要沒人反對，就算通過了。

鄉村幹部不敢顯然的做廣大羣衆的敵人，大衆又同心一致的不互相推選，就是不互相鬥爭，選舉方式便漸漸失效了，接着又來了一個強迫參軍。

政工人員看準你家壯丁時候，便掛着書包（公文袋鄉人都稱做書包）直接走進你的大門，宣佈某人應該參軍，任你家人怎樣跪求討饒，總是扳起面孔，大公無私的執行，父母妻子以及被指定參軍的壯丁，悲忿自殺的很多，因此一般老百姓看見掛書包的無不色變氣沈，不敢正眼相視。在掛書包的跨進他的大門時，家人已禁顫抖起來哭泣起來人。

待至後來，共產黨更不戴那些虛假帽子，在擴大參軍的口號下，凡十六歲至三十六歲之青年，須一律參軍，編爲先備隊，三十七歲至四十五歲，編爲後勤隊，以上皆民兵，担任保衛地方責任，實則是正規部隊戰鬥員之補充隊。如有規避逃讓，即以逃兵治罪，五花八門之參軍運動，至此才整個的暴露了出來。

丙、淒厲的鬥爭

佃主鬥爭

佃主鬥爭，由倒租倒息運動中產生出來，以「二五減租」爲標準，清算以前「租籽」「犂鷄」「押租」「伙種」「糞水」「差遣」「挨打」「挨罵」等着手，以三十年或五十年逐年倍率清算倒還，原彼所謂「猴兒翻」，其餘部份，亦按其情節輕重，依照逐年倍率賠償田主必須俯首遵照，

合則除強迫倒還外，並受捆打，遊行，拘禁等處罰。

並且一個雞蛋，一個幫工，一文錢，即可清算翻賬，所翻數字達數十萬元或數十擔糧稻。更有自五十年以前着手清算者，如無名可藉，則假藉別種名義，如一塊磚，一片瓦，亦能翻成巨數，如數字太大無法償還者，則以田地作抵，如動產及不動產完全分盡，其未受得償還之戶，謂「喝水」〔本節不儘限於主佃亦嘗併入其他鬥爭方面〕

楊謹之是高郵有名的紳士，有田三四千畝，過去曾任過中央電話局總經理，高郵被新四軍佔以後，縣政委立即指揮該區指導員及農協會長蓋同坊領導幹部鼓動佃農向楊謹之鬥爭前一天晚，開了半夜會，決定了工作的佈置，隔了兩天，在幹部利誘威脅的情形下，馬棚，慶成，昌農，紫陽，東墩，九元，等六個鄉的楊之佃戶，並拖上了其他佃戶，都在城郊集中，號稱爲自己翻身而奮鬥的強大隊伍，這時，蓋同坊用簡短的順口歌唱道：「要翻身，靠自己，人多有力量，我們有組織，又有理，那怕楊謹之不答應，誰人不參加，就是地主尾巴混帳王八蛋，」在這種口號下，大衆像木鷄似的在那兒，沒人響和也沒人敢走，這時可忙煞了一羣幹部，大有「吊死鬼哄人上扣」的樣子，靠住這人的耳邊，談一會兒又跑至那人的耳邊密語，跑來跑去，大衆的眼光便跟着他們轉來轉去，於是組成了訴苦組，說理組，敲鑼組，口號組，貼標語組，算賬組，刑罰組，伙食組，搜運組，計九個組，八百餘人；組長全由幹部担任，蓋同坊說：「我們只要是人種，個個都要抱定決心，向楊謹之清算倒租，一天不結清就一天不走。」

幾百佃戶，由各個幹部分組領導，整頓好了預先準備着的旗鼓上城裏楊謹之家去，一列長形的隊伍，夾着五班鑼鼓敲得震天價響。

去的這天，正好是古歷正月十五日，街上進香的人很多，指導員說：「燒香的同志，快和我們去

吃不要錢的午飯」，有的願意參加去吃不要錢的飯，有的被強行拉了進去，又增加了二三百人，一路上喊口號貼標語，鑼鼓喧天，一直走進楊謹之的家。楊謹之很恭敬的將幾個頭兒幹部接了進去，隨時屋裏屋外廣場上都站滿了人，廚房裏的女兒的房間裏都鑽滿了人，指導員說：「今天大衆特來和你清算歷年來的羣鷄，押掣，倒租，倒息，減租，差役等等賬目，你應該清醒些！」楊謹之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字。

那時已經快到中午，伙食組長立即提出警告，要楊謹之準備午飯，即由搜運組長派人在各處搜索，關於現成的米麵油鹽肉菜完全搜查出來，並由伙食組協助做飯做菜，附近有酒坊，又抬來三甕酒，大吃大喝以後，便開始清算，結果楊謹之所有田地完全估價賠光了，臨行當兒，搜運組長命同來的羣衆每人須攜帶一件東西，拿回家去，不攜帶的便是烏龜，一陣紛亂，楊的家中所有的什物衣服以及贖下來的四五升碎米整個兒被拿去了。

這時，刑罰組長說：「楊謹之一向太舒服了，今天叫他嘗些特別的鮮味」，說着便將楊謹之擁至廣場，命他學馬嘶，狗吠，鷄鳴，豬喊；又命他四肢落地頸子伸長，學烏龜爬行，幹部徐均之騎在他的身上當馬騎，命他在廣場中間爬行，又令他橫臨在地上當「坐墊」，一批一批的人都來試坐一下，這樣的盡興頑弄下去，直至太陽落山，方才命令各人攜着東西散去。

二、勞資鬥爭

工人（包括僱農）向資方（包括田主）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生活，規定每月應給米糧一石二斗作為工資，每季須給衣服一套，鞋襪各一雙，手巾一條，夏天更須加給大手巾一條，草帽一頂，春寒須加給布帽一頂，除冬季外，春夏秋三季每天須供給五頓飯，每日工作時間，採用三三制，即工作八小時，夏季工人午睡，不得叫醒，以上均為鬥爭條目，倘有其他零碎細目，資方稍有違拂，則盡興惡罵

痛打，直至承認條件方止，

鹽城，沙溝，周福元老板未做褲子給夥計。鬥去稻田四十畝，

如皋，馬塘，馬吉卿，於舊歷三月二十八日，因家人燒香，忘記做下午飯，僱工黃三元，受指導員李玉明鼓動，提出鬥爭，除將馬吉卿戴烏龜高帽遊村外，並罰稻子四石。

本節所述勞資鬥爭地區係指蘇北之農業區，勞方係僱農及鄉鎮商店中之店員，資方係田主及小資本商人，農村生活情形工作時間，與都市多不相同，以致生產率愈減。

三、報復鬥爭

共產黨爲加強下層社會對其信仰起見，發動報復鬥爭。凡社會上富紳居民在過去年代（不加以限制）有欺凌行爲或睚眦之嫌的，皆爲鬥爭對象，可以自報復，即集合一般痞棍下流份子，先至被鬥者家中，吃喝以後，即網綁拖打遊行，另由鄉鎮長隨同伸冤團核戶檢舉，調查有無欺壓民衆事情，並訂立處罰方法，有錢財者，罰以糧米，由一斗至數十石不等，以償報復者，無錢則罰打罰罵，甚至拘禁。

四、反封建鬥爭

共產黨爲着堅持鬥爭，特組織鬥爭會就各村莊組成若干小組，每組三五人至三五十人不等，對於在社會有崇高地位能掌握社會信心的公正人士及不與同化之舊鄉保長，皆爲鬥爭對象，此鬥爭小組將由三五十人擴大至數千百人，由政工人員參加領導，前排導以鑼鼓，逕往被鬥者之戶，如被鬥者事前預知，在半里路外跪接，歡迎至其家中，吃喝以後，彼等即讚美幾句「開明」遂轟擁呼嘯而去，實則所存糧米已被吃盡，如被鬥者事前不知道除大肆吃喝臨行將家存什物米糧完全搶光帶走外，還要將被鬥者網綁起來，帶往廣場或預先搭成之高台上，一路鑼鼓喧天，人聲嘈雜，到達廣場或高台時，命令

人聲肅靜，由幹部逐條指摘——不應稱做老爺太爺，不應以牛馬看待佃戶傭工，不應罵人，不應打人，不應穿好衣服，不應住好房子，不應吃好飯，不應不做事情……：被鬥者必須迅速承認錯誤，而加以反悔，於是幹部份子復令被鬥者橫臥地上，任人坐在身上休息，過了一會，又使其四肢着地，任人作牛馬騎，並須爬行，騎在身上之人，吆喝鞭策，促其快走，或令被鬥者脫去衣服，以污泥塗滿全身首面，扣在日光下曝曬，晒乾後，再將身上污泥片片剝下，暑天使在熱土上打滾，雨天使在污泥裏輾轉，任人嬉弄，更呼彼爲「烏龜」「畜生」以及其他惡劣之特語，被鬥者必聽其指揮，隨聲應答，稍不遵從，立即棍棒拳足交加，因此，忿恨自殺憂傷而死者甚多，至於封建勢力較大者，除予以上種種侮辱外，並以賭咒方式發動羣衆將彼立時打死。

五、反惡霸鬥爭

過去在社會上具有勢力，因悔慢鄉里而爲人所不滿者，地位崇高而爲人所嫉妒者，借貸不遂而爲人所忿恨者，無聊口角具有睚眦之嫌者，皆爲鬥爭對象，統名之曰惡霸，一致起來向之鬥爭，公開指摘或架詞誣陷，在幹部份子決定下，棍打腳踢，侮辱漫罵，輕則遍體鱗傷，重則立時身死，至於財產以大衆意思去裁判，在黨的決定下，部份的或整個的查封或沒收。

六、反奸反僞化國爭

在敵僞時期，曾參加和敵僞工作的人們，自然須受社會的制裁，對於在敵僞地區因地區特殊而忍做順民應付環境的人們，以及在敵僞區佔有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的人們，姑不論其在地方上事實如何，皆爲反奸鬥爭對象，在廣大的羣衆公審下，予以極端侮辱後，即將全部財產沒收，生命能得保全者極少，——但在第二次反奸鬥爭中，仍須處以死刑，（本節係指狹義的反奸）

七、三查鬥爭

共產黨對於地方善良人民極爲歧視，雖然大肆呼告維護各階層利益，負擔合理化，什麼開明地主，開明士紳，前進份子等肉麻口號，實則參加工作之上述各項份子，無論其工作情緒怎樣緊張，成績怎樣優越，仍時時在其忌刻懷疑中，在鬥爭狂浪橫捲時候，自然不易幸免，如無瑕疵，又無名義可加者，乃另立名稱，發動所謂三資鬥爭。

蘇北各地區在四十五天不民主（實則何嘗有一天民主？）政令下，禁止交通，對於稍有「資產」「資望」「資歷」人士，均在逮捕之列，遭其逮捕者，除極端侮辱外，對具有資產者，動輒需索米糧數十石或數十萬元，始可釋放，否則封產拆房或處以死刑，對於具有資歷資望者，更無可赦免，以達成「不爲我用，亦不爲人用」之口號。

八、經濟鬥爭

共產黨在侵佔區域，針對原有市鎮上所有之布疋雜貨糧行攤販等，運甲政府經濟資本，亦予以同樣之設立，其售價則依照市價大量跌落，致令原來之商販折本虧賣，直至關門停歇，待各市店攤販虧欠停歇後，即將各貨價格驟然提高，壟斷市場。

九、思想鬥爭

不甘心爲共產黨工作之一般公正人士智識青年，被視爲頑固冬烘反民主份子，國民黨家屬親眷以及言論接近國民黨者，均被指爲思想不純，反民主份子，立即對之鬥爭，輕則網綁吊打取消國民資格，驅逐出境，重則拘禁處以死刑。

十、流血鬥爭

共產黨稱國民黨員爲「國特」，不爲彼工作之過去中央人員爲「準國特」，或其人在社會上有潛勢力，表面雖擔任工作，內心未必永爲彼用者，幹部份子均認作對象，即策動鬥爭。於是召集廣大羣

衆，以賭咒方式，強迫對之拳打脚踢，或公開審判，更運用黨團，立處被鬥者以死刑，凡屬此種鬥爭對象，向無生還者，故名曰流血鬥爭。

十一、無理鬥爭

在鬥爭惡風瀰漫時，一般宵小不法之徒，極端瘋狂，終日高喊着「鬥」「血鬥」，對於無詞可籍而心中有所不滿或心中有所高興時，即約三五知己，將彼所認為對象之人，網綁毆打，或罰糧罰金，直至興滿意足方止，——彼等常快稱為三人即可實行民主。

鹽城老百姓以鹽城民衆除幹部份子外，脂膏已完全榨盡，現在又發動無名鬥爭，壓榨餘汁常私自稱曰剝皮鬥爭。

漣水三區虹橋鄉宋莊宋殿文馬有富平日很不滿意鄰人宋殿燧，經幹部齊耀國鼓動，於本年二月十四日早飯後將宋殿選弔在柳樹下鞭打，直至午時，宋如新經過，宋殿文，馬有富笑着說：「我們在實行民主」經宋如新一再勸解，宋殿選認罰小麥一石，才釋放。

十二、節食鬥爭

在借糧運動下產生了節食鬥爭，共產黨規定人民每日兩粥，十日一飯，鹽城石莊馮家貴十日兩飯，被聞香隊探悉，罰米兩石。

共產黨並堅決不准老百姓食肉，鹽城西大街劉楚記廣貨店於本年三月二日因招待客商食肉，罰米五石，上甲鎮第三保商民凌遲庵於三月十二日因請客吃肉圓，罰米四十石，所罰之米，除以九分之一充賞聞香隊，及流氓幹部外，餘均收爲公有。

十三、親屬鬥爭

灌雲濱海，李仲瑄將近花甲，中年在共黨壁壘中堅持苦撐，延續了漣灌一帶黨的生命，八路軍侵

佔蘇北前後，李的牌面更加光彩紅潤起來。同時，他的工作進度，尤其在一「整風」以後，更鞏固了他的黨的和地方的地位。於是慘酷鬥爭，大規模的發動起來了，他的鬥爭理論，更如火如茶的籠罩在每個老百姓的心頭上，顯然的他是鬥爭的先鋒，不料在發動親屬鬥爭的佈置的決定下，李仲瑄因在地方

的自然地位及黨的優越的地位，竟做了「親屬鬥爭」的試驗品。

廣大的民衆像潮水般的擁到李大莊東首已經搭好了的高台前面，當然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老百姓眼中已沒有可怪的地方，只是這次到會的人特別多些罷了。

在一遍「鬥！」「鬥！」「血鬥！」「這次準是一個硬傢伙！」無意識的嘈雜聲浪中，一個荳蔻年華的女郎突然湧現在台上，雖是村姑娘的裝束，倒也別緻。

「這是李三姑！……」大家又起了一陣紛擾，可是立即沉靜下去，都睜大了兩眼向台上望去。竟只見李三姑理了理衣裙，向台下說道：

「我是李三姑，今年十八歲，是李仲瑄的姪女兒，和李仲瑄僅隔着一塊牆，十天前的夜間李仲瑄摸到我的房間，哄騙我，這樣兒，那樣兒，可是我沒答應他的要求，前天夜間，他又跑到我的房間，竟動起強來了，我高聲喊叫，他才跑開，你們看！」說着，她把左腿蹺起，褲子確是壞了一條長縫。

「他要賠償我的褲子，請你們公審一下！」

當時一個農民裝束的幹部，立即跑上台去說：

「李仲瑄同志，是我們老幹部，是勇敢的革命同志，對於我們的貢獻很大，我們可以優待他，從輕處罰，這處罰的意義，假使因為和李三姑是祖孫關係而處罰，那是反革命行爲，我們是反封建的，反對父子叔姪直屬旁系的親屬關係的，我們處罰他，因為沒得到黨的許可，犯了自由行動的毛病，我的意思，罰他替李三姑做一條褲子，」接着另一個農民跳起來說：「還須把前兩次強姦李三姑的行爲

，表現給大家看一看！」

李仲瑄被迫着，只得紅着臉走上台去和李三姑扯在一起，惹得台下，轟天笑起來。

第二天早晨，昨天開門爭會舉行公審的李大莊西首，圍着許多人，隣近的人，還在不斷的跑來，原來革命老同志李仲瑄高掛在屋後的大槐樹上李仲瑄弔死了，兩隻眼睛睜得很大，已經沒有光彩，灰沈沈的向上插翻過去，嘴兒張着，大半截的舌兒伸在外面，紛亂的短髮，被風吹得不住的飄動，那坐在旁邊哀哀哭着的年老婦人，大致是他的老妻吧，他的外衣扣子也開了，左腳上鞋子不知什麼時候丟掉，腳上的灰，是那樣的。

一個頑皮的孩子，看見死人衣袋裏，露出來的紙角，假使不是錯覺，無疑是一捲抗幣，兩隻小眼向兩旁溜了一下，忙伸手扯出那個紙捲，可是被別人看見了。

「李仲瑄的鈔票，不准拿走！」大家一致吵喝起來，這孩子嚇了一跳，一撒手，從人叢裏溜擠了出去。

天哪！何嘗是鈔票，却是一捲白紙，上面寫滿了黑字，急性的李俊，忙搶了過去念道：

「這是，石上栽花的事，他們欺騙了大眾，又把我犧牲了，以堅定大眾的信念，共產黨是專制的魔王，殺人的劊子手，民主是假的，大眾利益是假的，所謂「民主」，是專制獨裁，所謂政治，是暴民專橫，這是我的覺醒，這是我最後五十分鐘以內的覺醒。……」

正繼續向下念去時，突然過來幾個農民裝束的青年，抓定了這個好事的李俊，把紙捲搶去，簇擁着走了。

不到十一點鐘，廣大的佈告，貼在附近各處通衢的牆壁上，標題「國特李仲瑄破敗身死封沒全部財產」

這種把戲，日子久了，便現出老大的破綻來，老百姓深深地知道了，不再作無味的報告和防範，只有忍氣吞聲的聽其宰割。

可是共產黨聰明得很，在中心地區籍口是「國特」的橫行，在邊區地方，却唆使民兵在搶劫民間物資的時候，故意將預先偽製的國軍符號遺失在被劫之戶，等二天按照報告情形，假作勘驗詢問，即以檢得之符號，大作反宣傳國軍搶劫之證據，藉以堅定人民的信念。

十六、鬥爭的黑幕

(一) 幹部偷關爭來的稻子

啓東鄉西潭村幹部發動借糧鬥爭，全村共計鬥出四十多担稻子，當晚就由幹部楊光業和農救會張代表一起看守，楊鼓動張說：「現在當幹部的都是些窮鬼，這個稻子是我們攪出來的，還不曉得我們分到分不到？不如今天夜裏先揪起幾担稻子！」當時，張很害怕，後因楊負完全責任，也便附和着，楊揪了六担；自己揪了兩擔，第二天張代表老是駭怕，深恐被發覺受到關爭公審的侮辱，幾次思量，決定在本村大衆面前坦白出來，於是拿起鑼來在莊上敲，訓練熟了的羣衆，聽到鑼聲，馬上集中到規定的廣場，張便學着「坦白」方式向大衆坦白。

這時本村指導員來了，他說他是壞蛋，是張搗的鬼，故意架禍，故意挑撥離間幹部和羣衆的關係，造成幹部和羣衆對立的形勢，遂立時將張抓了起來。

(二) 舞弊肥己

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級農抗，內部份子多爲地方貧農及游惰之徒，在減租減息運動中，極爲活躍，自減租減息運動勝利後自以爲不世奇功，遂向佃農公開索謝，徵收農抗減租小費，計田一畝，須收小麥半斤，其減息之戶，須在被減去之利息中，提出百分之三十，作爲酬勞。

鬥爭開始，稍有資產的人，異常駭怕，乃祕密敦請交往甚密的共黨幹部，請其幫忙，當然「朝廷有人好做官」，在幹部指揮掩飾下罰金罰田即可了事，省去許多侮辱，嗣後這位有資產的人，必須以隆儀厚幣餽送給幫忙的幹部，他嘴裏雖說「民主政府不准送禮」妻子孩子却早將禮物接收進去了，假使不送禮的話，鬥爭會立刻爆發起來，如火燎原，傷財喪命，爲意料中事。

(三) 假鬥爭

照理鬥爭應該是普遍的，不分方面的，在共產黨的作風下，政府人員黨務人員以及軍事人員的家庭，只要有合於歪曲理論鬥爭條件的，都應該發動鬥爭執行鬥爭，可是事實確有些不同。

蘇皖邊區漣西縣長陳亞昌的三弟陳巨昌，因壟斷市場，數年來一變窮困而爲富家翁資本家，估計家資，約在五千萬元以上，通稱爲陳三財主，鬥爭的風濤無論怎樣險惡，陳三財主却有鐵的堡壘，革命縣長的老弟，誰也不敢去虎嘴邊去捋毛，眼看狂浪所及，前莊，素稱殷實而自食其力的張國友是瓦解了，東莊數代忠厚一生溫和的陳瑞生是冰消了，惟有他，陳三財主仍巍然獨存。一天廣大羣衆又如潮水般的湧湧起來，大家仍照常的喊着「鬥」「鬥」，集合到一個地方，果然是鬥爭大會，不料鬥爭的對象，出人意料，乃是紅得發紫的陳三財主，結果，陳三財主的存貨被分了一些。這次鬥爭的發動，似乎有很大的意義，不過有人對於當時鬥爭的實況，沒有往日那樣的險惡，那樣的深刻，却蘊蓄着空虛的和祥的氣息有些懸揣：並有人在鬥爭之夜黑影裏面，看見向陳三財主鬥爭的顧成文林學三趙成章李如海，都先後挾着白日分去的東西，蹣手蹣腳溜進了陳三財主的大門，半支香烟時候，又一個一個的輕輕的空着手溜了出來，——大家心頭都掛上鏡子，却沒有敢大胆的去揭開。

這同樣的事實，充滿了蘇皖邊區政府的侵佔區。

對於担任地下工作同志，却沒有這樣的虛偽的造假，簡直取消了向他鬥爭，只要你冷眼的看，靜

心的看，他的經濟很豐裕，共黨幹部常和他來往，或陪伴共黨幹部深夜行動，他說出來的話，有一言九鼎的重要性；他不會遇到鬥爭的，這種人很有些像地方士紳，就是所謂担任地下工作的同志。

這是「民主政府」統治下的謎，這是「革命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謎，聰明的老百姓心坎的底層，正密藏着這謎的底本。

十七、鬥爭的反應

鬥爭的狂浪，淹沒了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封建殘餘，什麼小自耕農半自耕農，豐裕的佃農，差不多都一掃而空。

在擴大各項運動鬥爭以來，所謂窮人階級無產階級的大眾，他們的意識漸由高度的狂歡而轉變為寂寞的愁苦了，他們反對鬥爭，他們要消滅鬥爭，不願看見鬥爭的再出現，這些是他們內心的忿怨，內心的抑鬱，內心的怒火。但是，他們沒有那樣的大胆，敢於公然的挑起了反「鬥爭」反「運動」的行動和號召，他們只有在機會主義下零碎的表現出來。

(一) 袁桂華良心耿耿

蘇北興化縣第一區崇文鎮木工袁桂華，素性憨直，本年四月三日跑至共產黨昭陽市政府報告：現有大戶兩家，存稻萬石，若鬥爭歸公，足供城廂全體人民半年食用。非到開會時間，不說出對象姓名，市長楊傑當即派定政工人員籌備搭台，並召集窮人舉行鬥爭大會，到會窮人約六百餘人，袁姓登台說明，謂該兩處一係「儒學」一係「吳氏宗祠」，存稻約在五萬石以上，我們可向政府請求發給我們，救我們的命，何必零碎去鬥爭，既免多增窮人，大家又得安靜生活，免再日夜混亂，說畢，哄場大笑。按此兩處存稻，係前偽二十二師劉師長之儲藏庫，早為共黨沒收封存，當時楊傑忸怩無言，散會後，即將袁秘密拘禁，洩憤。一幕趣劇，喧騰人口，聞者莫不「忍俊」稱快。

(二) 自動募糧放棄鬥爭

興化大任家舍四月中旬，窮人自動的向地方大戶捐得賑稻二百八十餘石，放棄鬥爭，不再受共產黨利用，不料這件事很快的被共黨區長陳驊知道，隨即派人提取該稻，備充軍糧，全村窮人以爲自己設法借得的稻子，正是全村人民生命之源，政府竟乘機取巧，拿大眾的生命庫供給軍隊去食用顯然是蔑視民主，草菅人命，遂全力反抗，誓死不准顆粒出境。陳驊多方設法，利誘威脅，全無效果，只有作罷。

(三) 金天祺浩氣如虹

共黨高郵縣參政員金天祺於三月二十日參加三垛區保民鄉全鄉民衆訴苦懲奸運動大會，認爲盲目的民衆太可憐了，被鬥的人太冤枉太淒慘了。他受着良心驅使，便以參政員資格出席演說，他大胆的指出了懲奸應懲真正的政奸，抗戰前的保甲人員不是政奸，封建勢力應該打倒，素稱公平毫無封建勢力的人不應去蹂躪他，過去雖是地主，却未做過壞事，現在斷炊沒飯吃，應該設法救濟他，不應再無理的去借糧，民衆是有理性的，應該認清是非，不要盲目的跟着亂跑亂撞，他這樣大胆的說了，廣大羣衆除對金拍手叫好外，並自動的毆打藉黨營私爲虎作倀的保長楊其興，綁起窮兇極惡的鄉長袁志台，同時繳去該鄉自衛隊步槍十三支，一時，羣情洶湧，不可遏止，共黨幹部份子真聰明得很，已跑得無影無蹤，但沒有兩句鐘時候，大批的獨立團隊伍來了，把整個的村子包圍起來，認爲肇事的人，都綁了起來，金天祺，更是捆得和粽子一樣，放在臭水塘裏，在公審大會下，指稱金天祺組織暴動破壞懲奸運動，是叛國反民主份子，其餘從犯亦同樣治罪，以儆效尤，當時，並沒懲罰，可是第二天第三天沒看到金天祺也沒有人再談這個問題了。

(四) 葉宵朝越牆鼠竄

蘇北如皋共黨政府於去年十月上旬反偽化運動揭幕時候，即命令禁止「伍百」「一千」「五千」「一萬」的偽幣流通，並迫令米商收用「抗幣」拒用偽幣，當時一般升斗小民，及負販苦力，因無抗幣，迫於饑餓，遂不顧共產黨的威凌，一呼百諾，嘯聚貧苦小民六千餘人，蜂擁至縣政府請願，羣情洶洶，不可遏止，向爲共黨張目之紳士黃七五登臺講話，希圖軟化民衆，即遭羣衆大罵而逃，縣長葉胥朝不得不出來聽取民衆意見，在廣大的怒潮中，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葉胥朝諾諾連聲，接受意見。准許暫用偽幣，其時，他沒有把握能穩靜這狂大的怒潮，隨即撤身回走，羣衆見其逃走，如水樣地直向縣政府擁去，葉胥朝竟越牆避去。

事後，共黨如皋縣長和政委，以爲這個反應，給政府這樣的難堪，全係「國特」鬧的花頭，乃嚴閉城門，不分日夜的搜索，結果，平日被認做思想頑固的青年，全被逮捕，在一個夜裏，整個兒活埋，在一個大坑裏，實則是冤枉已極！至於參加此次請願團出風頭的王裁縫等五人，當然罪在不赦，執行槍決，以資警戒，共產黨作風，竟是這樣的專制，這樣的毒辣，然而他却自詡這是實行「民主」！豈非笑話？

(五) 一瓣心香討飯搶糧

共黨蘇北漣東漣西阜甯等縣一般愚民老態龍鐘的老公公老婆婆，因七八年中受盡了敵偽蹂躪，日人投降以後，莫不歡喜欲狂，以爲重覩天日，再過抗戰以前的太平日子。不料事與願違，共產黨竟蠻幹起來，他們這一羣裏，有的房子被拆去運賣了，有的僅够熬饑的山芋秫秫被搶光了，有的獨生子被拉去當兵了，有的女兒被什麼幹部佔去了，他們更看到許多好人被殺，被鬥死，他們不明白是什麼原因，他們原只以爲日本鬼子是世上唯一的壞東西，不料口甜心辣的共產黨更要狠到千萬倍，他們沒有吃，沒有穿，祖上留下來的房子，留作掙飯的兒子，一齊兒都沒有了，吐裏又終日在鬧餓，他們沒

有辦法，只有磕頭燒香咒罵，「好人死了很多，壞人怎麼不死」！餓了，只有成羣結隊的去討飯，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便集結了許多可憐的一羣，往地方幹部的家中去討飯。因為地方已荒得不堪，只有地方幹部的家有大批存糧，起初是軟討，以後人數愈結愈多便強討硬吃，確和共產黨所組織的吃光隊，麻雀會，無形中遙遙相對，後來竟將共產黨存的公糧大搶起來。他們說：「這個大災荒完全是共產黨給我們的，他們有那樣的存糧，爲什麼要把我們餓死」，漣西人民搶了三區倉庫，漣東胡集大新集一帶，也都搶得一塌胡塗，共產黨設盡方法，無法制止，這時，便指稱是中央特工鬧的把戲，遂大肆逮捕，地方上幾位智識份子和鬚眉皆白的幾位老人，竟都做了他們鎮壓羣衆下的犧牲品。

丁、公審下的悽慘影

共產黨幹部份子決定了鬥爭對象以後，立刻強迫民衆將被鬥者簇擁至廣場或預先搭好的高台上，由幹部份子宣布罪狀（？）請台下的民衆公審，那預先散布在民衆中間的幹部，隨即以民衆口吻提出處罰的辦法，場中其他幹部亦即隨聲附和，這就是公審的方式，對於被鬥者的處罰，也便這樣的決定了。

一、吊起來打！

將被鬥者左右大拇指用麻繩扣緊，再用粗繩由兩拇指間穿過，懸空吊起來，用木棍猛打，直至被鬥者音聲嘶力竭，昏暈過去，方才放下，以冷水噴面，甦醒後，再行吊打，如是三次，復將被鬥者兩足捆好，倒吊起來，讓其休息，然後讓大衆去裁判去決定，罰金若干？罰糧若干？手續清楚後，才釋放回家。

二、抱粗腿

在公審開始時，天資純厚的農民不同意幹部對被鬥者的種種誣捏罪狀，嘗作正義的衛護，稱被鬥

者爲好人，幹部立即在台上宣佈：「這個人抱被鬥者的粗腿」同時，散布在台下農民中的幹部提出懲罰，令彼實行抱粗腿，即令被鬥者坐在台上的凳子上把褲管高捲起來，說好話的農民跪在腿旁，雙手將腿抱住，直待散會以後，方才終止。

「抱粗腿」是淮海一帶方言，就是阿諛的意思。所以淮海一帶盛行「抱粗腿」的處罰。

三、舐油屁眼

「舐油屁眼」的性質和「抱粗腿」的意義完全相同，亦爲淮海一帶的方言，只處罰的程度更深刻些，在實施本項處罰時，令被鬥者脫去上下衣服兩手撐住膝頭，上體成半斜式，此時，幹部份子將手中油瓶，向「被鬥者」頸後的香溝慢慢傾倒，油由香溝流至肛門，被罰之人，跪在「被鬥者」臀後，將舌尖伸向肛門，舐吮流下來的油，並須嚥入腹中，直待瓶中油盡爲止。

四、捆元寶

這種刑罰，盛行於揚泰一帶，捆的方式，以藤繩緊緊反綁「被鬥者」的手足及頸，使兩腿向後反曲，如手足動則氣管被扼，頸動則手足受牽制。高懸空中，幹部份子時時踢觸「被捆者」，使其在空中動蕩，或猛將繩索放鬆，砰然墜下，所謂「元寶落地」，彼等則拍手稱快。

五、捆粽子

捆粽子盛行於靖江泰縣沿江一帶，將「被捆者」四肢屈向面前，和身體緊緊的捆成一團，放在台上，然後討論罰金罰糧事項。罪重者，處罰以後，將「被捆者」投入江中，稱做祭江，又叫祭屈原。本年四月份，靖江新港上游被投擲江中者八十餘人，下游約一百七十餘人。

六、做烏龜

令被鬥者兩手一足着地，以一腿向後伸出，像做烏龜的尾巴，頸兒伸長，在地上爬行幹部宣佈停

止時，才可以伏在地上休息。再令爬行，即須爬行，命起立，才可以站起來，此之謂「有尾烏龜」。

另有「無尾烏龜」即四肢完全着地，爬行較快。

在羣衆整隊遊行時候，被罰做烏龜的人，亦須隨行。但准予變通，身體可以微微抬高，兩手不須着地，在大隊前面，彎腰屈膝的走，兩手雖可自由活動，但仍須作爬行姿勢。

七、當馬騎

這種刑罰，是針對地主紳士以及平常喜愛騎馬的人而設。「被鬥者」四肢着地，頭部加轡，嘴中含嚼環，幹部份子騎在他的腰部，左手持轡，右手執鞭，呵策前進，並時時以鞭子向被鬥者頭部身部打去，被鬥者便在這樣的情形下，或快或慢的向前爬行。

八、肉墊子

就是令被鬥者睡在地上，任人坐在身上休息。

九、上高台

因被鬥者過去喜愛恭維受人捧場，便用若干大方桌小方桌椅等堆疊成一個高台，令被鬥者向上爬去，坐在最上層的凳子上，衆人在下面肆意嘻笑恭維。嘻弄盡興，猛將最下的方桌撤開，被鬥者便從最上層倒撞下來，腦破頸折而死。

十、禽鳴獸叫

被鬥者站在台上，臺下人衆指令學鷄叫，彼即須伸頸作鷄啼，兩手掀撲作勢，令作驢鳴，即須張大了嘴作驢喊聲音，這樣的一棒一棒的演做下去，任人指使玩弄。

十一、玩猴子

令被鬥者在臺上或廣場中作猴子跳，幹部手執皮鞭在旁指揮，令跑即跑，令跪即跪，令向衆人磕

頭就磕頭，或令翻斛斗，豎蜻蜓，稍有錯誤，即以皮鞭打去。

十二、坐磚

被鬥者在過去時候，嘗自恃身份，坐在椅子上，不肯起身迎接來賓，現在則令其坐在豎立着的磚上，其左右兩脚各放在另一立磚上，這樣懸空坐着，幹部在旁邊輪流監視，不給飲食，日夜不准下來，偶一傾跌，則以棍猛擊，有坐至三日夜，方才身死，此種處罰，贛榆一帶最爲風行。

十三、去迷氣

對於被稱做「頑固」「冬烘」一般心存中央渴望中央的人士，謂迷氣未退，心猶未死，極須洗滌，方能在民主政府領導下，成爲一個革新的前進份子，在公審下，將糞坑內惡臭的糞水，用盆舀來，迫令洗臉，謂用此乾淨水洗臉，迷氣馬上可以去掉，所謂「頑固」「冬烘」也者，只有像羔羊般的柔順，在冷酷的狂笑聲裏用那黑的黃的稠濃的糞水一把一把的洗臉，直至幹部看得興盡，全場人衆逐一看過以後，命令停止，才可以不洗。

十四、吃大麵條

自「四十五天不民主」的口號喊出以後，即封鎖交通，大行逮捕對被逮捕人民肆意虐待，姿情弔打，竟有異想天開，施用「吃大麵條」刑罰者，凡屬鬥爭對象，姑不論其罪之輕重，即使違章偷吃一頓小麥麵，亦得採用。

辦法：先以麵一斤，煮半熟後，和以紅胡椒，勒令被鬥者吞嚥然後將其懸空的倒吊起來，停了一會，吃下去的麵條，根根從嘴裏鼻腔中流出，這時，地上置一盆，接收這種倒流出來的麵，再以秤復稱，直待流下來的斤數，和食下的斤數符合，（就是食下的麵條全數流出以後）才能解除倒懸，這種刑罰，盛行於興化，東台，如皋，鹽阜一帶。

十五、望中央

對於國民黨黨員中央工作人員的子弟，心在中央者，對於所謂「頑固」「冬烘」份子，心繫中央者，在鬥爭會下，盡量拘捕，細綁起來，吊在高樹，在寶應高郵一帶，使之南望，在漣水阜甯一帶則使之北望，問其望見國軍否？如答以望不見，則更向上繫吊，突然鬆手，使被吊者墮落地上。骨碎肉綻，頭破頸折而死，如該處沒有高樹，則採用「上高台」辦法，務使跌死而後已，淮南淮北徐海一帶均盛行此慘酷刑罰。

十六、假剝皮

對於地方有體面的紳士常用這種刑罰。

使這類的紳士站在高台或廣場中的方桌上將身上所有衣服完全脫去，用黑色的臭爛泥污塗滿身上，靜立桌上，讓太陽晒乾，爛泥在身上成龜裂紋，然後一片一片的剝下，並向大眾宣佈，謂「體面」是假的，剝去外面的假皮，還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十七、泥餓——打滾

這種「泥餓——打滾」懲罰形式，在「報復」「三資」及「反封建」鬥爭中時常表現出來，就是使被鬥者脫去衣服，裸體在臭污的爛泥裏爬，滾，鑽，玩得盡興，再使其睡在廣場的沙土上，竭力的滾，稍遲緩：即以鞭子抽打，前者叫做「泥餓」，後者叫「老驢打滾」。

十八、吹牛

如被鬥者，平時好大言，喜誇張，或在社會上言論具有力量，彼等謂善於吹，當場牽一隻母牛來，一人牽住牛頭，兩人站在牛旁，以手搔牛，牛因搔殺癢，感到身體舒適，即穩立不動，再一人掀起牛的尾巴，使被鬥者屈身在牛的臀後，頸項伸得長長的。嘴兒靠住牛皮，撮起兩唇，盡力向牛皮裏吹

去，更使會場人衆，挨次的前往觀看，有時，惡性的人，將被鬥者的頭整個的按在牛皮上，直至被鬥者因塞悶氣湧由牛皮發出大的聲音方才鬆手大笑走開。

十九、拖地雷

如皋第十五區西場鎮耆紳仲藹人（即仲民新）係農學專家，曾充任如皋師範學校教員有年，返里後，創設私人農場一所，並經營商業，息影家中不預外事，前月該地鬥爭大會對伊誣捏罪名，在公審下，判處「拖地雷」之處分，大會立即派遣基幹隊馳入其家，將六十餘齡之仲藹人，捆紮兩足橫拖倒曳，游行全街，氣絕者數次，均用熱水澆嘴，將其沖活，雖經罰米四百五十石，釋放回家，精神已萎頓不堪，氣息僅續，實行此項罰法者各縣均有。

二十、暑天晒，冷天凍

在流金鑠石的暑天太陽光下，將被鬥者上下衣服完全脫去，扣在木凳上，讓太陽光去晒，雖至暈絕，亦不准至陰涼地方。在酷冷的冷天，採取同樣辦法，將被鬥者上下衣服脫去，扣在西北風便於吹來的木樁上，讓凜冽的冷風，儘量的凍，雖至體僵暈絕，亦不准釋放，此種刑罰，盛行於徐淮海一帶。

二十一、淒絕的死刑。

漣水程學問縣立甲種師範畢業，曾任漣水縣政府科員，三十三年秋在第三區灰墩地方經公審裁判處以死刑，未執行死刑以前，用尖刀在彼之臀部上下腿部多肉地方，穿了許多窟窿，再以鹽塞滿，將手足紮緊，另用鐵繩將頸項鎖嚴，吊在屋樑上，使其不得轉動，程受鹽滷醃漬，痛澈心脾，慘呼哀叫，中夜如兒號。令人體慄髮指，第二天早飯後，才架出，在淒厲哀號聲中，斫然一刀，身首分離，離奇慘劇。方告結束，以上情形，兩淮以北屢見不鮮。

二十二、亂刀分尸

灌雲第三區孟小堞之孟益吾，曾任徐海行署特務團之下級幹部，極具戰鬥能力，灌雲第三區西河鄉葛子和，歷任鄉長爲地方自然領袖，均受亂刀分尸之刑，孟益吾肢體零碎無法湊合，家人收斂，只將零亂之肉塊，放在草包裏，葛子和之肢體更分散各處，家人極端尋找，亦無法覓全，只將臍餘肉塊納入草包，埋入土中，各地人士身受此刑者，不可枚舉。

二十三、活埋

「活埋」是共產黨極普遍而極熟練的殺人手段，最大的功效，是湮沒痕跡，節省子彈，一種是將土坑預先挖好，公審時，經公判活埋後，即牽至坑旁，推入坑中，立以泥土填滿土坑，伏地猶可以聽見土中窒息聲音，一般壞蛋份子，嘗伏在剛填平之土坑上，向泥中人喊道：「喂！朋友，快起來吧，不要再睡了，中央軍已經來到，站在你的面前了」。另一種是在黑夜，驅逐一羣判決死刑的人，在曠野裏，每人挖一個坑，再迫令自己跳入自己挖的坑中，由鄰近的囚人，運土掩埋，依次執行，依次掩埋，在至最後一人，才由幹部份子親自執行掩埋工作。再一種，便是令一羣判處死刑者，共同挖一個大坑，然後整個兒迫入坑中，三十至五十人不等，一齊兒掩埋下去。這種活埋也在黑夜執行，這些被埋的人，都是在社會佔有地位沒有絲毫劣跡可以公告的公正人士，倘使明正典刑，會引起社會上人士的不滿，所以不經過公審，選在深夜裏挖坑活埋，消滅形跡。

二十四、腰斬

執行「腰斬」的工具，並不是普通殺人的大刀，却是民間用作鋤草的鋤刀，在執行「腰斬」之前，先借來民用的鋤刀，加以磨礪，待鋒芒時，即廣召附近人衆前來觀刑，將被鬥者橫納在刀槽之上，施刑人執定刀柄，躡身一跳，即身分兩截。又嘗以之作斬首之用，觀者莫不心戰身抖，面目失色，幹

部份子反謂不如此不足以鎮壓反動，不料前代包龍圖用作鎮壓惡人的鋤刀，現在却被惡人用來鎮壓好人，真太使人痛心了。

二十五、五牛分尸

徐屬各縣盛行這種酷刑，尤以宿遷境內爲最，在合於所謂「三資條件」下的人民，因五牛分尸，三牛分尸，或兩牛分尸而死者，不勝枚舉。「五牛分尸」，係將四肢及頭部各繫以牢固的繩，再分繫在立在五個方向的牛的身上，每牛身旁站定一個執鞭的幹部，在執刑人喊着「一」「二」「三」，「三」字剛出口時，立在牛旁的幹部同時吆喝並同時用鞭鞭牛，五牛一齊用力，向外拉動，這個可憐人立時被分裂爲血片，鮮血淋漓，五臟橫拖，至爲慘酷。「三牛分尸」即以頭部及兩足各繫一牛，「二牛分尸」即兩足各繫一牛，睢甯之楊文炳，宿遷之魏明志，均因稍具資望，五牛分尸而死。

二十六、火燒

先將木柴架好，然後將被判刑者綁妥，安置在木柴上面，此時，幹部令到會羣衆將手中預先準備好的草把點火，循序的走至木柴堆前。將火把塞進木柴架的孔中，霎時，煙雲瀰空，熊熊燒起，被判刑者在煙火迷漫中幾不可見，但聞慘號悲呼聲音，在火光熊熊中逐漸消沉，羣衆中如有心傷落淚者，即令跪在火旁替死者祝福，此刑在蘇魯邊區極盛行。

二十七、火缸

此刑專爲拷訊所謂「國特」者而設。將被判刑者覆入缸中，周圍以火圍燒，務使其吐出實供，實則人在缸中，即有所言，亦爲火勢所阻，不可得聞。所以在此刑訊下，無不烤死。而共產黨亦只欲置之死地，並不須要線索，何況彼等內心早經明瞭他不是真正「國特」呢。

二十八、風刑

在公審下被判決死刑而須以風刑斃命者，即將被裁判者，網綁起來，運用滑車，吊在高聳天空的高竿上，儘讓風吹雨打，日曬，夜露，六七天後，被判者已死，乃放下，埋入土中。

共產黨謂「民主政府」發明了金木水火土五刑，加之以五牛分尸等種種特刑，足使「反民主」的「國特」「頑固份子」膽怯，而不敢有所反對，所謂五刑者，凡死於刀下的叫做金刑；以木棍打死的，謂之木刑；以水灌斃或擲入水中淹斃的謂之水刑；以火燒死或烤死的謂之火刑，以土活埋的謂之土刑；其他跌死，餓死，風刑，五牛分尸等，都謂之特刑。

戊、附錄

共產黨怎樣大胆放手發動懲奸運動（載共產黨淮北拂曉報）

幾個月來，各地懲奸運動，已經大轟起來，並進入普遍深入鬥爭的階段。究竟怎樣大膽放手，更進步的進行懲奸運動呢？

（一）毫不猶豫的把現在思想不純（包括曾任老中央職員及偽組織人員）的行政人員撤職，並一律取消其公民權，號召羣衆檢舉控訴。

縣政府出佈告，黨工人員應即緊接着開展懲奸的廣泛宣傳，宣佈頑固及敵偽份子違反民主罪行及違害人民的罪惡，引起對封建殘餘及敵偽的仇恨，號召控訴。我們初步應提出這樣的口號：「翻血賬，還咱血，今天來把舊賬結！」「過去吃咱八大碗，今天還咱一條龍」這樣的一般宣傳，還不能使羣衆行動起來，只能達到羣衆在思想上的醞釀。

無條件的把頑固的和偽組織的保甲長撤職，並取消其公民權，這是必然的給羣衆以很大的興奮，在國民黨時期及敵偽統制時期的保甲制的淫威，及對人民的統制剝削，造成了人民對鄉保甲長的痛恨

，恐懼，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在工作中完全證明保甲長（尤其是保長）是我們工作上最大障礙，這些人本能在服務於統治剝削階級，他們威脅羣衆努力使我們與羣衆隔離，並宣佈謠言，而羣衆見着他們，就不敢說話，不敢和我們接近，當這些人當衆見打擊時，羣衆將必喜形於色，羣衆就敢說話，也敢接近我們了，當你問他「過去你們爲什麼不講呢？」他會說：「有他（保長）在那裏，我們怎樣敢講呢！」由此可見保甲長的威風，給人民多大的威脅。

當進行這個撤換工作時，不是沒有障礙的，有好多幹部思想打不通，認爲「太多了」，「沒有人工作了！」「社會秩序會混亂吧！」等等的論調，這在實際工作中完全證明撤職是必要的了。

所以在執行這一方針時，不應當猶豫，應當在運動開始時，形成這樣的緊張普遍的輿論及空氣，促進羣衆的思想醞釀，執行上的猶豫，會使羣衆也猶豫起來。

（二）政府要給羣衆撐腰仗膽，使政府與羣衆惡奸相結合起來。

我們應了解「新解放區」給敵僞統治了七八年，這還不同於過去的封建統治，這是在殺頭活埋燒房扒屋奸淫搶掠的恐怖血腥統治，所以他們的恐懼及顧慮是非常之多的，我們不能以主觀的觀點來看視他們，不能埋怨他們的落後，他們開始時，是不敢動的。他們對政府的表示，是很注意的，所以這時政府應立即表示態度，不能遲緩的，這種態度的表示，不是一紙布告所能解決，而應當有實際行動的表現，如將著名地主紳士惡霸漢奸逮捕起來，查封他的財產，罪惡昭著的宣布沒收，並說明政府懲奸辦法，及號召人民控訴，這樣給羣衆興奮很大，引起了他們行動的念頭，覺得有後台撐腰了，就不怕啦。

所以政府當時這種緊急措置是完全必要的，這不是包辦代替，最好是刺激他們，使他們的鬥爭情緒，能自動的激發起來，但，並不是說一切地主惡霸頑固漢奸皆要由政府直接處理。

(三) 集中力量，中心示範，震蕩全區，影響全面。

在政府布告及查封後，即應緊接着組織大轟，這是不能遲緩的，怎樣大轟呢？

首先在領導上要集中力量，不能分散，組織一、二個成萬或幾千人的控訴或公審大會，來振奮人心。

其次要選擇中心人物（社會地位很高或是罪大惡極衆所週知的）在中心地區組織大轟，開始時鬥小的影響不大。

再次開始大轟時，要用外力，本地也動員，而在「老解放區」內遭受危害最大的地方，是動員苦主及羣衆到「新解放區」參加鬥爭，這給「新解放區」人民以很大影響。

再次轟時，對鬥爭要縝密的組織，廣泛動員羣衆參加，鑼鼓喧天，民兵糾察隊的武裝遊行，深入教育苦主組織典型的血淚控訴，在羣衆受到刺激而迫切要求下，或在幹部領導下而表現出要求的樣子，可以公審槍決，激發羣衆情緒。

在這大轟時要反對老一套的縮手縮腳的辦法，如劃分領導區將力量分散，去做一般宣傳訪問調查，發現問題，然後再發動成千幾百人的鬥爭，這樣影響不大，遲緩時間；應當是開頭就有中心的組織，幾個人幾千人成萬人的鬥爭，以震動全區，這樣做不能說是急性病或包辦代替，因為土豪惡霸漢奸，是人人痛恨的，人人皆知的，所以開始在方式上不要拘泥於老一套，不相信羣衆；應大胆放手大鬥他幾個，影響之下，羣衆的情緒就變了。

(四) 鬥爭了，處理完，處理權大胆交給羣衆。

不要干涉，使羣衆迅速得到果實，不要拖延。

羣衆的懲奸情緒的普遍提高，不僅是大轟公審一時的興奮，還要讓他迅速獲得利益。怎樣才能迅

速處理呢？

首先應當確定由羣衆自己去處理，不應由我們幹部來包辦，由羣衆自己組織處理委員會，民主討論辦法。但需要派一二主要幹部去參加，注意運用及政策，並可將處理委員會集中在一起住，費用由土豪惡霸漢奸財物中撥出。

其次確定一切東西，除公家必需提用，應歸羣衆，不能作私人揩油貪污，什麼缸蠟盆罐皆由羣衆自己分配，隨即擡去。

再次，關於糧食，雖因春荒甚急，艱苦的軍隊，亦至需要，鬥爭後，除提出幾分之幾供給民主軍隊外，其餘應立即分給羣衆，先給苦及積極份子，其次再分給貧苦人民。

在處理果實問題上，或會碰到一些不放手不相信羣衆的現象，不讓羣衆自己去處理，而由幹部自己去負責分配，應該注意到迅速，同時不要揩油。

(五) 幹部點火，到處燎原，多鼓勵，多總結經驗。

在大轟之後，應即時總結經驗教訓來教育幹部，分散領導，進入普遍深入鬥爭，這時要相信幹部，不要過於干涉或批評他們，多鼓勵他勇於負責領導羣衆，不要怕犯錯誤，這時如果不放手讓幹部去做，怕違反政策出岔子，而事事去干涉過問，那末，不僅問不了這許多，相反的限制了運動的開展。

(六) 相信羣衆，放手使用積極份子，才能使熱潮普遍。

要有高度向羣衆負責的精神，當羣衆復仇情緒如果能燃燒起來之後，如要扒夏吟樓的大樓，如扒石大胆同坦之的墳墓，燒燬朽骨，以及要求槍決地主大紳白仲勤鮑明甫時，這時領導上不能猶豫，應大胆的應允羣衆的要求，立即執行；如果遲疑不決，拖延時間，將限制羣衆情緒的提高。

在黨奸運動中會湧現出許多新的積極份子，對他們應很好的教育，相信他們，大胆的使用及推動

他們，去動員團結羣衆，使領導與羣衆結合起來，不然，運動局限在幹部裏，不能成爲一個廣泛的羣衆運動。

(七)領導上堅持貫徹，不能爲謠言動搖，但亦要深入了解情況，及時注意糾正偏向。

一個運動攪起來以後，謠言是免不了的，甚至從我們內部發出來，他們說出來好像不可終日的樣子，也好像爲着羣衆利益想的，像這些話應當有分寸的去聽他，不能爲其迷惑動搖，而失去信心及堅持力，應當是「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種勸告謠言的污蔑，是經不起羣衆烈火的，但，領導上必須周密審查情況，掌握分寸，不能盲目的進行，如發現偏向，應及時的糾正，不注意這一點，也會使運動走向歪路，如幹部被收買腐化，個別流氓的乘機敲詐等，皆是應注意修正的。

己、後記

本年三月十七日蘇北人民報短評：

中共中央放手發動羣衆的路線，已爲大家瞭解，最近一個時期內各地已開始向地主清算，向地主倒租，工作正在開展，但是嚴格的檢查起來，有以下的幾個缺點。

「首先，個別地區存在着相當嚴重的包辦代替的現象無中心，不會鼓動羣衆情緒，說得不像，不深刻，在發動鬥爭中。老是自己衝在前面，不能使羣衆自動的上前。

「其次，力量未能很好集中起來，各幹各的，忙於部門事務工作，當部門與總的反地主任務相衝突時，只顧部門而丟開中心，雖有統一領導組織，但亦有名無實。

以上情形是說明了：我們在會議思想上認識了，不就等於行動上的貫徹？縣裏同志了解了，並不等於區裏同志了解，區裏幹部了解，並不等於鄉村幹部了解。我們從領導思想上有明確的認識是完

全需要的，但一定要貫徹下去，最好能貫徹到羣衆的實踐行動中去，不要使羣衆盲目地跟着跑。跟着喊，須及時檢查研究改正，領導者虛心學習態度與頑強堅持精神是貫徹下去的基礎。」

本年三月十九日華北人民報載：

中共太行區政委余一川報告三個月羣衆運動的經驗謂：「城市基本羣衆有各種工人店員與貧民小市民等兩股，領導鬥爭就要使同時發動起來，互相支持，聯合鬥爭，並使工人成爲運動中的骨幹。過去缺點，只限於貧民階層，忽視了工人，且完全處於被動強制的形態下，以致未能匯成總的力量，因而聲勢不大，今後應在統一領導下刺戟和配合其行動，不應再形成某些代替包辦，束手束腳的現象，今後應從各方面大胆放手，運用積極份子，政府協助，把整個的社會鼓動起來，從事各項鬥爭。」

本年三月三十一日蘇北人民報載：

中共蘇皖邊區第二行政區公安擴大會議檢查工作報告：過去的懲奸工作，各縣僅在個別地區發動，未能普遍推動開來變成真正的羣衆運動，因此，封建殘餘勢力，尙未能肅清，同時，在懲奸工作中所有幹部不走羣衆路線，不以教育和發動羣衆着手，致在工作中形成包辦，形成與羣衆脫節。

在共產黨主辦的任何報紙和刊物，都可以看到上面的大胆記載更可以看到和實際情形迥乎不同的虛偽的鬥爭情形，據上面的工作檢討和鬥爭情形，即大相懸殊，何況事實老早公諸大衆面前呢，共產黨主要在摧毀原有行政組織社會秩序傳統思想固守道德，……另行製造一個荒蕪的卑陋的獸羣的慘酷的暴民政治，怪異世界。

蘇皖邊區臨時參議會爲號召大衆協助救災勸募團進行勸募工作，告各級參議員賢士紳父老書，很

明顯的證明了賑災借糧運動的表面宣傳和實際行動有着極端相反的不同，前者純係欺騙詐僞，後者完全是慘酷狼毒，茲將原書錄後：

逕啓者：我蘇皖邊區災情甚重，前所未聞，受災原因，由於過去政府統治壓榨，不事生產，及敵僞八年侵略，殘酷搶糧，以致十室九空，造成嚴重災難，本會第二次常會特提出號召，積極搶救，我軍政民各界，除通力合作，共謀挽救外，均一致縮衣節食，捐漿助金，竭盡全力，爲救災而奮鬥，無奈災區太廣災情太重，一時難遏勢之擴展，總計各分區急救災戶，共有四十九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家災民已達四百二十餘萬人，數字之大殊堪驚人，目前災民穿蘆花，圍蒲團，食樹皮吃草根，各處可見，而鬻兒賣女，服毒自盡，因餓致病而死者，間有所聞，淒情景象，目不忍觀，本會職責所在，不容坐視，特和邊區政府組織募捐團，分赴受災較輕地區進行勸募，以期達即拯救災民於水火，謹以衷誠，敬希我邊區各級參議員士紳竭誠推動，以身先導，進行籌募，而分區各級救濟分會和救災委員會，義務攸關，更希協助與聯系，尤盼我地區父老，本同舟共濟友愛互助之義，慷慨解囊，踴躍輸將，以期集腋成裘，共弭災荒於萬一是幸。

這封書寫得多麼冠冕堂皇，可是蘇北各縣在賑災借糧運動下，鬥爭慘死的老百姓，真不可以數計，除共產黨幹部外，老百姓家無五斗存糧，而共產黨仍在不斷的壓榨，借糧罰糧，所謂移作振災用的糧食，老百姓只能得到百分之一，其餘百分之九十九，却全部裝運東北，充作軍糧，還有什麼吃光除麻雀會檢舉會，弄得老百姓頭昏眼花，奄奄待斃，報紙反而大載「××地方老百姓分果實」，「民主政治」下的老百姓，真太冤了。

共產黨製造出來的春荒鬥爭，目的是爲新四軍八路軍以籌集軍糧！

綜合鬥爭情形看來，對於共產黨「大胆放手發動鬥爭」的政策，以及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爲，很可以得一個普通的概念。

所謂共產黨幹部也者，他們以他們的橫暴意識，認爲鬥爭對象，愈多愈好，亂抓亂鬥，並不以羣衆的意見爲主，實則所謂廣大羣衆，除去幾個積極份子，誰也不敢說話，誰也不願意說話，他們的心告訴他，慘酷的行爲是違反良心的動作，無異深山裏虎豹豺狼的吃人，所以他們只有靜立在旁邊，好像在看熱鬧，並不是替幹部助威，更不是爲自己復仇，他們是被逼迫拘押來的。儘管蹙着眉頭看幹部份子在活動在說話。

一般幹部，自命爲革命份子的幹部，他們的革命作風，仍處處表示着「瞞上壓下」「強迫命令」的習慣，擺着他們口頭上極端忿恨的「官僚架子」。更有趣的，他們「抓一把」的思想很濃厚，他們對於鬥爭得來的衣服什物鈔票，常是「三三」「二八」的和積極份子分紅，對於所來的米糧，因受着面子拘束，只能小小的染指，大部份，也可說百分之九十九充作軍糧，運向華北及東北去，那些在高壓下跟着跑來跑去的羣衆，除去苦主和積極份子在百分之一裏面，分潤到一點點，其餘貧苦的以及普通人民，只有翻着眼白看，排隊助威打人殺人搶東西，那是應該替共產黨效忠的，算是他們的天職。

前面寫的鬥爭實況，仍未能把共產黨在執行鬥爭過程中所有的殘酷行爲不折不扣的寫出來。委實因共產黨的小動作太多，很難一件一件的記錄下來，只能在大處簡略的寫一寫，同時，共產黨的欺騙手段，猥瑣行爲，慘酷刑罰，日新月異，將來演變到如何程度，又很難作一個總結！

關於這些，流亡出來的難民，他們身歷其境了解得太多了。

(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75098



019208

